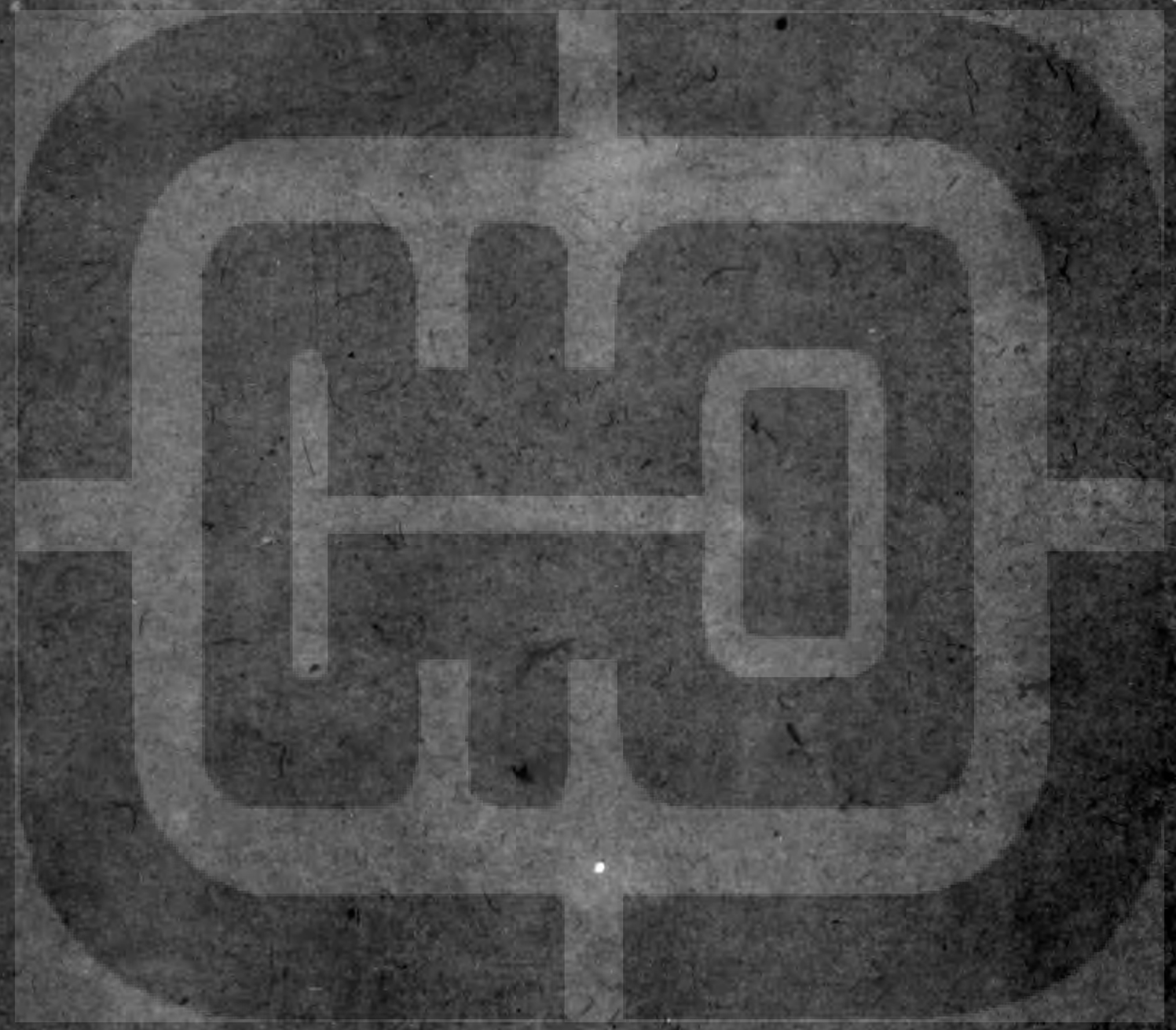


獸部三

虎上 上聲五

說文曰虎山獸之君也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爲虎

易履卦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

又曰履虎尾不咥人亨

易革卦九五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易通卦驗曰立秋虎始嘯

月令曰仲冬虎始交

禮記曰孔子過太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倚而

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曰無苛政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

左傳宣四年若敖娶於邳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邳淫於邳子之女生子文焉邳夫人使棄諸林中有虎乳之邳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鬬伯鬬伯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

春秋考異郵曰三九二十七者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陽立於七故虎首尾長七尺游般文者陰陽雜也

春秋演孔圖曰天命湯白虎臧朝其終白虎在野

爾雅曰虓白虎

雕黑虎

漢書曰猛虎之猶興不如蜂蠆之致螫

又曰宣帝元狩南郡獲白獸以為實

又曰李廣北平郡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明日射之終不能入矣

又曰禹遒書猛虎在山中百獸震恐及檻穽搖尾而求食積或約之漸也

又曰李敢子禹有寵於太子禹有勇上召禹使刻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以劒斫絕累欲刻虎上壯之遂赦焉

後漢書曰劉昆字桓公光武時為弘農太守光是崤澠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孝太行虎皆負子

渡河帝聞而異之後徵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
迈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
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
又曰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異數爲人患常暮設陷穽
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龍龜在水
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難豚也今爲人
害各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忠
進忠善可一去陷穽除前諫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遊渡江
又曰法南於雄郡太守郡實帶江汚又有雲梦藪澤
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
其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狼虎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
古者至化之代猛獸之擾皆由思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
雖不得敢忘其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
虎宮消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
又曰童恢似漢宗為其不令戶人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
之生獲二虎恢呪虎曰天生万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
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若是殺人者
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
震惧即持殺之一乃踴躍自奮逐放之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刘陵字孟高為長沙安成長先時多
虎百姓患之皆他縣陵之官脩得政踰月虎悉出從界去
民皆還

漢皇帝傳曰世祖遣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返因於野王
獵路見二老翁即禽世祖問曰禽何向舉首西指言此中
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
方言曰虎陵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李江淮南楚之間謂
之李耳虎食物值耳即止以觸其諱故或謂之於菟於音今江南山夷呼虎為菟自閩東山或謂之伯都也
風俗通曰呼虎為李耳俗說虎本南郡中廬季氏公所化
爲呼李耳固嘉呼班便怒龍魚河圖曰懸門文虎鼻門上宜官子孫帶印綬懸虎鼻門中周一年取燒作骨與婦飲之二月中便有兒生賁子勿令人知之泄則不驗也亦勿令婦見之
春秋後語曰楚黃歇說秦昭王曰天下強國莫過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也
又曰奉惠王陳軫曰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求便寡人不能自為決願為寡人計之孑軫曰亦嘗有以卞莊子之刺虎聞於王者乎王曰不聞軫曰間卞莊子方刺虎而卞莊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

爭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一舉之必有獲雙虎
十莊子之名以爲然立而願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
者死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魏韓相攻旬年不解是必大
國傷小國亡從而伐之一舉必有二實此猶下莊子刺虎
之類也惠王曰善卒不救待其敗而攻之果大尅也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門外金王精上爲白虎
列氏傳曰秦昭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
王大怒將朱亥着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皆裂血出濺虎終
不敢動移
穆天子傳曰有虎在於鼓中七萃之士曰高奔戎乃生
捕虎而獻之天子令爲押而蓄之東虞是曰虎牢

山海經曰孟子鳥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也
又曰伏山爰有熊文虎幽都之山黑水上有玄虎
尸子曰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
又曰中黃伯曰余佐執太天行之藝而右搏雕虎
韓子曰龐其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
虎王信乎王曰不三人言王信乎王曰不三人言市無
虎王信乎王曰不二人言成市虎
曰寡人信之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成市虎
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龐共從邯
鄲還境不得入
又曰大虎之所以能伏虎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
狗用之則虎及服於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今君失其

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其臣矣

管子曰陳之時文樂三萬人放虎於是市觀其驚駭

列子曰梁鴦曰養虎之法先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血氣者性也夫食虎物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恐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使之恐怒也

孟子曰晉人有馮婦善搏虎而不能生也

孫卿子曰見寢木以為伏虎有衆逐虎望見馮婦趨而迓之

呂氏春秋曰衣人在寒食人在飢陳思稱投虎千金不如一豚肩

淮南子曰中行謀伯子搏虎而不能生也

又曰蛇不可使死為足虎不可使緣木

又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夔而右搏雕虎

韓子曰龐共與太子質於邯鄲魏王曰今有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不二人言王信乎王曰不三人言王信乎王曰寡人信之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成市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龐共從邯鄲還竟不得入

又曰夫虎之所以能伏狗者爪牙也使虎失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人主者以形德制臣今君失其形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

管子曰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放虎於市觀其驚駭

梁子曰梁鴦曰養虎之法先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血氣

者性也夫食虎物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恐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使之恐怒也

孟子曰晉人有馮婦善搏虎有衆逐虎望見馮婦趨而迎之

孫卿子曰見寢木以為伏虎

呂氏春秋曰衣人在飢陳思王称投虎千金不如一豚肩

淮南子曰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

又曰蛇不可使為足虎不可使緣木

淮南万畢術曰燒角入山則虎豹自遠惡其臭也

又曰昔者牛哀病七日化為虎其兄啓户而入虎搏而殺之方其為虎不知其當為人也方其為人不知其且為虎也

又曰虎嘯則谷風生

說苑曰孔鳥愛羽虎豹愛爪所以輔其身也

抱朴子曰虎及老兎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者其色皆白

又曰或問為道者多在山林山林虎狼之室何以避之

抱朴子曰古之入山者佩黄神越章其廣四寸其字百二十以封泥着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肉也

又曰山中寅日称虞史者虎也

又曰蔡誕入山還其家云被謫到崑崙崑崙山下白虎蛑蛆長百餘里其口中牙皆如三百斛舡大

風俗通曰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噬食鬼魅今人卒得
病燒皮飲之繫其衣服亦辟惡此甚驗
又曰桃梗菁葵盡虎謹案皇帝書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
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度索山上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
道理妄於人禍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官常
以臘餘飾桃人畫虎於門皆是追効前事冀以禦凶也
又曰宋均為九江太守虎負子渡妻虎尾婆婆豈犯陽侯
波俚語云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尚有惧況虎耶若德
被四海虎亦能至兒方也
諺語曰周王欲殺王子宜曰立伯服釋虎將執宜曰吔之
虎弭耳而服

潘濟禹機論語曰猛虎不處卑勢鷙鳥不立垂枝也
西京雜記曰李廣與兄弟徼於冥山之北兄卧虎焉射一
矢斃斷其髑骸以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狀示厭
辱之也
又曰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為幻術嘗向余說云東海人黃
公少時為幻秦末有白虎見東海詔遣黃公以赤刀往厭
之術既不行遂為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為戲漢朝亦取
之為角抵戲焉
王子年拾遺記曰始皇二年蠶消国畫工者名烈稟刻白
玉兩虎削玉為毛有如真矣不點兩睛目始皇使餘工夜
往點之為睛旦往虎即飛去明年南郡有献白玉虎頭始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二　據宋板舊校本校計六頁

皇視之乃是先刻王始皇命去其目睛二虎不能復去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二

獸部四

虎下　上空五　豹　上空二　駮　上空二

虎下　上空六

英雄記曰曹公擒呂布顧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為
降虜縛我急獨不可一言卯即操曰縛虓虎不得不急乃
命緩縛布

吳志曰呂蒙欲從軍母止之蒙曰不探虎穴安得虎子

又曰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攀持馬勒馬昭變
色而諫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
車

昭上朴本空一格

又曰孫權親乘馬射虎虎突林谷馬為所傷權顧以矛戟
虎既斃
魏名臣奏曰世祖朝有獻虎者問虎何食對曰食肉
詔曰下民厭糠何忍以肉食虎乃命虎賁射之斯實得計
於時而名垂於後
晉令曰諸有虎皆作檻穽籬柵皆施箝捕得大虎賞絹三
匹虎由是平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郎國奏白虎二十七見
博物志曰江陵有猛人能化為虎俗云猛虎化為人好着
紫絲衣足無跟有指五者人化為虎
又曰虎知鼈破又能畫地卜今人有盡物上下者推其奇

禽謂之虎卜
孝子傳曰楊其父為虎噬忿憤搏之父免害
又曰郭文舉為虎採鯁虎骨嘗噉鹿以報之
活地圖曰越俚之民老者化為虎
王孚安成記曰平郡區寶者後漢人居父喪隣人格虎虎
走趨其孤廬中即以蓑衣覆藏之隣人赴尋跡問寶寶曰
虎豈有可舍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孝慈之
志通於神明由是知名
裴淵廣州記曰興寧縣義熙四年忽有數十大鳥大如鵝
少日化為虎
周景式廬山記曰有嫗祀康王廟林中有一虎伺祭輒以

餘肉及骨與之有人惡畏之嫗使避之人去復來
陳留耆舊傳曰王業字子春為荆州刺史有德政卒於枝
江有三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踰州境忽然不
見民共立碑文號曰枝江白虎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時於宣武場上為
欄闘虎使力士逸與之薄縱人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焉
虎乘闘薄攔而吼其聲地震觀者無不辟易顛赴戎安然
不動帝於閣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焉
殷氏世傳曰亮字子華少學公羊十四傳祖父業多綜所
見舉孝廉到陽城遇虎爭一羊亮乃按劒瞋目斬羊腹虎
乃移以君平羊去

述異記曰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歲則牙蜕而角生
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
去不復來故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異苑曰太元末徐桓以太元中出門徜徉見一女子因言
曲相調便要桓入草中桓說其色仍隨去女子忽然變成
虎負桓着背上徑向山中其家左右尋覓唯見虎跡旬日
虎夜送桓下着閤外
又曰樊陽鄭襲太元中廣陵太守閣下騶從忽如狂奄失
其所經日裸身呼吟膚血流漓間其意故云社公命令其
作虎以斑皮衣之辭以執鞭之士不堪尫躍神恕還便剥
皮以肉膏毀慘痛旬日日乃差

又曰柳陽桓聞以大元十九年殺犬祭鄉里綏山菟肉不熟神怒即下教於巫曰桓聞以肉生貽我當謫令自食也其年便作虎始見人以班衣衣之即能跳透噬逐

又曰彭城劉黃雄以太元中為京佐被使還都路經竹里停於邏宿此邏多虎劉極自防衛繫馬於戶前手刀布於地上宵中士庶同睡虎乘間跳入號越獨取劉而去

又曰卻都梁馮恭永初中醉臥於山路夜有虎來以頭枕其背恭中宵展轉之以手搏之復大寤向晚始醒猶見虎蹲在脚後若有宿命非智力所知也

又曰扶南王范尋常畜生虎及鱷魚若有訟未知曲直便投與魚虎虎不噉則而有理賊之人殺虎為神將有以也

幽明錄曰桓大司馬鎮楯折時有何恭軍晨出行於田野中溺死人髑髏上還書寢處一婦人語云君是佳人何以見穢汚慕嘗令知之是時有暴虎人無敢行夜出者何常穴壁作溺穴其夜趨穴欲溺虎怒齧斷陰韮即死

又曰晉孝武帝毋李太后給賤人簡文無子魯遍令善相者相官人李太后給皂役不豫焉相者指之此當生貴子而有虎色帝因幸之生孝武帝會稽王道子既登尊位服相者之見而恠有虎害且王所未見乃令人畫作虎象因以手撫欲打虎戲患手腫痛遂以疾崩

神仙傳曰介象外山巢遇神仙卧石上一虎往舐象額寢而見虎謂虎曰天使汝來侍衛我者汝且停若山神使汝

使我者汝自去虎乃去

搜神記曰蘇易者廬陵婦人善看産夜忽為虎所取行六
里至大曠厝易置地蹲而守見者牝虎當産不得解匍匐
欲死輒仰視易悟之乃為探出之有三子生軍牝虎負易
送再三送野內於門內

又曰漢江之域夷人能化為虎長沙居民作檻捕虎檻發
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坐明問
君何以入此中亭長大怒曰昨被縣君夜避雨誤入此中
急出我民曰君見召不當看文書即出懷中名文書於是
出之尋視之化為虎即上走

續搜神記曰毋陽縣人沈宗居在縣下以卜為業義熙中

左將軍檀侯鎮姑孰好獵以格虎為事忽有一人着皮袴
乘馬從一人亦着皮袴以紙果十餘錢來詣宗卜云西去
覓食好東去覓食好宗為作卦卦象告之求向吉西向不
利因就宗乞飲內口着廐中牀如牛飲既出門東行百步
後者及馬皆化虎自此以後暴虎非常

又曰吳猛有道術同縣劉惠政迎猛夜於家中庭燒香忽
有虎來抱政兒超去猛語云無苦須臾虎果還去數十
步忽然復送歸政遂積精進為道士

又曰潯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為毛色牙爪悉
如真爾鄉人前將軍周瞻有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妹
亦俱行既至奴語二人云且高樹上視我所為如其言既

原件短缺

而入草須臾見一黃班虎從草中出奮迅吼嘯甚可畏少
時復為人語二人曰歸家愼勿道遂向等輩說之問得知
飲淳酒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體唯於髮髻中得一
紙書作大虎邊有符咒密取錄之奴既醒嘯問之事已露
遂且說有術其以三尺布中一赤雄鷄一斗酒受此法俗
說曰桓石虎是桓征西說未被舉時西出獵石虎亦從獵
圍中射虎虎被數箭伏在地諸將請石虎曰惡即能拔虎
箭不石虎小名惡子荅曰可拔耳惡子於是逕至虎邊便
拔得箭虎跳越惡子亦跳跳乃高虎跳虎還伏惡子持箭
便還

又曰齊沈僧昭列名法則飲之孫也記人吉凶頗有驗

時造曆者

又曰高山險阻深林榛薄豹虎之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
通源積水成淵龜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

雜道書曰南海博羅縣有羅山高入雲霧諸仙人所遊之
山也上有豹獸似猴猴南海人名之為累下

洞冥記曰青豹出浪坂之山狀如虎色如翠以之為脯食
之不餘

瑪瑙說郛禹書曰天虎豹愛大林蛟龍愛大水

列女傳曰陶荅子妻曰妾聞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
食者何也欲以其澤衣毛而成其文章也

後秦記曰秋伯奇少會遊獵得豹見其文采炳煥遂自感

歎始學書藝

林邑國記曰西南界有唼腦虫食死人肉豹皮覆尸畏而不來謝朓詩曰雖無玄豹姿且隱豹山霧

晉中朝大駕鹵簿曰豹尾車駕一閤臺符節令史載自豹尾後鹵薄盡

徐廣車服注曰乘輿之有屬車最後一車懸豹尾

駮 上空五

爾雅曰駮牙如鋸食虎豹

說苑曰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覇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猶猲食不駮也駮食

駮馬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公必驂駮馬而出畋乎

公曰然

山海經曰中曲之山有獸焉而白身黑尾一角一角黑尾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豹可以禦兵

晉郭璞駮贊曰駮唯馬類實容奇文之英騰髮服首噬天雷鳴氣無不凌吞虎碎兵

據宋板舊抄本校 詳之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三

獸部五

馬一

說文曰馬怒也武也馬一歲曰駒二歲曰馴三歲曰騭八歲曰駣高六尺曰驌七尺曰駿八尺曰龍徐爰曰野馬也驁駿馬也以壬申日死乘馬者忌之

爾雅曰駒馬野馬驠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騊駼青色騊駼一名野馬騊駼昆蹄研善升巘山別似驢上大下小蹄有昆蹄之馬蹄平如砥音旨吟燕切獻音魚建切也研音牽升巘山名蹄如牛而下足昆縣枝蹄研善升巘小領竦監驪監驪千里馬也領項也昆縣之馬枝蹄如牛而下足紹有力馳用脽上皆白馬四散皆白騵四蹄皆白踶白前足皆白為踶後足皆白駒前右足白啓左白踦雲馬曉也前足皆白馬

後右足白驪左白股馵馬騎黑艷白
州黃毫本白騮毫白騮駒額白腹
齒面額皆曰惟騅回毛在膺宜乘樊光曰俗
下腹下如礼者千里駒也在肘後減陽在於
欲逆毛居駿脉牝驪牡玄駒
服馬牡曰騭牡曰騭白駱
眥青驪騵青驪燕單艷有浅深班駁隱
青驪繁鬣騅駱
白雜毛鵫白黃惟黃白雜毛馵之屋駒也蒼白雜毛
騅形白雜毛駁白馬黑鬣鬣駱白
瞬一目白魚似眼也既差我馬宗廟齊亹戎事齊力田獵
齊足

又坤卦象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
又說卦曰震其於馬也爲善鳴馵爲足爲作足爲的顙
人曰乾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
又屯卦曰六四乘馬般如匪寇婚媾往吉無不利
又下繫曰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又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王弼文言注曰以牝龍乾以
馬明坤隨事義而取象也

禮記曰令月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孟夏之月天子駕
赤騵孟秋之月天子駕白駱孟冬之月天子駕鐵驪
又學記曰始駕馬反之車在馬前
又內則曰馬黑脊而般臀漏

又曰大夫上車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步路馬必中道廢路馬勿有誅路馬死埋之帷

詩國風卷耳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

又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

又魯訟曰駉駉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駉有騢有驈以車彭彭駉駉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

駉駉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駰有騢有騏以車祛祛

又曰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

又曰駉牧駉駉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駰有騢有騏以車祛祛

又曰駉曰

聲齊師其遁

又昭四年傳曰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雖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厚隣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與之比上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

又宣上曰宋人以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又昭七年曰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而名服啓而死也公將爲之櫝焉作櫝也子家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方以帷之

又定三年曰唐成公如楚有南懷奚馬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二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弃国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之如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

又定下曰衛公子也有白馬四公要向甥向甥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甥怒使其徒扶甥而奪之甥懼將走

公閉門而泣之曰盡殫

公羊傳僖公曰晉獻公將伐虢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寶也荀息曰是取中府藏外府取中厩藏外厩也吾舉虞必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

是也馬齒長矣

周禮下官下曰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極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馬十有二閑馬二種邦国六閑馬四種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駈夫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賓客受其弊馬大喪飾遣車之馬車及葬埋之田禦則衛驅逆之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黄駒凡国之使者共其弊馬凡事物車馬而頒之又夏官下曰趣馬掌贊王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之所馭夫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則千校人馬死則使其賢弼之入其布于校人

又曰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辨六馬之屬極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馬十有二閑馬二種邦国六閑馬四種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駈夫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賓客受其弊馬大喪飾遣車之馬車及葬埋之田禦則衛驅逆之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黄駒凡国之使者共其弊馬凡事物車馬而頒之又夏官下曰趣馬掌贊王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之所馭夫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則千校人馬死則使其賢弼之入其布于校人

又曰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辨六馬之屬極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馬十有二閑馬二種邦国六閑馬四種四之一春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駥六尺以上為馬

又曰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羣屬厩始牧夏庠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夾攝則剪闌圉人掌教馬勉教事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帥馬而入陳厭馬亦如之

又夏官上曰馬質掌質馬曰量三物一曰戒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外其否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
龍魚河圖曰白馬玄頭食之殺人下病食馬肉亦殺人
無以賣馬錢娶婦
洞林曰殷鴻業来作卦身在申本命酉乘馬南行西北
走逕趨木家化爲狗賴子救之不成咎鴻業丁酉生後
八月中有急事借馬南出行數里馬炊驚更西北走向
成地入李家遂落池馬因齧之主人出救得免不見傷
也
曹中候曰堯沈璧於河龍馬銜甲臨壇吐
甲圖
廣雅曰飛兎飛鴻野麋娥鹿騊駼吾走狐桃黎音馬黎音金喙馬

廣雅曰駿發馬走也騵馬肘上中也騵馬帶也鞅馬勒也
字林曰騶發馬走也騵馬肘上中也騵馬帶也鞅馬勒也
方言曰馬倉黃闕西曰駓南曰騵或曰騅北燕朝鮮之
間曰騧或曰騅或曰楼騅

又定三年曰唐成公如楚有南肅爽馬子常欲之（成公唐惠侯之後肅爽名駿）弗与三年止之唐人或相与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帰侯唐自拘於司敗（竊馬者自拘）二君以弄馬之故隠君身（隠憂約也）弃國家郡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之如（相助也夫人謂養馬者）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

又定下曰衛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欲之　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与之　魋惧将走（號）荀息請以屈産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宝也荀息曰是取中府藏外府谷梁傳僖公曰晉献公将伐

取中厩藏外厩也吾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
馬齒長矣
周礼夏官下曰校人掌王馬之政
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
一物駑馬一物
天子十有二閑馬二種邦国六閑馬四種
家閑馬二種
凡馬特居四之一
春祭馬祖執駒
夏祭先牧頒馬攻特
秋祭馬社藏
冬祭
凡賓客受其幣馬
飾幣馬
凡大喪飾遣車之馬車及葬埋之
凡将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黄駒
凡国之使
凡事物車馬而頒之
凡賛佐者共其幣馬
又夏官曰下趨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賛佐也佐正者謂校人駈夫之時簡差也節犹量也差擇王馬以駈夫之多少為六等）掌駕説之頒（用馬之第
僕
馬步献馬講馭夫
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
執朴而従之
田獵則師驅逆之

次辨四時之居治之听馭夫（居謂執駒攻療所處治之屬）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樂攻馬疾受則于校人（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之所處乃疾相助也）馬死則使其賈（云賈謂其屬官小吏賈二人粥賣也）粥之入其賈粥之入其市于校人（布泉曰鄭司農

又曰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殺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四牡孔阜杜子春云佚讀為逸鄭司農云馬三歲曰駒駣二歲曰駒散讀為中散大夫之散謂賂馬耳毋令善驚也玄謂逸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教馴始乘習之也攻駒駣其蹄鼜者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抑其耳頭動捶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正校人（校人謂師圉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之平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駿六尺以上為馬（大小異名爾雅曰駿牝驪牝玄駒褭驪鄭司農說以月令曰駕蒼龍駽

又曰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蓐馬茲也）冪廐（冪馬既出而而之新冪馬神之也）始牧夏庳（庳出而而之新庳也）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充當為庳庳立謂椹質也）芟牆則剪闔（闔苫也椹質）圉人掌教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役者圉師使令焉）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者詩云雖無予之乘馬喪紀之馬啓後所荐之路車焉）廞馬亦如之（廞馬人攝之車之亦

又夏官上曰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戒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司農曰皆有物賈皆有物色及賈）綱惡馬（鄭司農云綱讀為以元其鬣之以元其亦或為元御之）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与其賈馬死則旬之内更

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外其否（鄭司農云更謂償也玄謂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生也其外否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馬故十二月而主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

龍魚河圖曰白馬玄頭食之殺人下病食馬肉亦殺人無以賣馬錢娶婦

洞林曰殷鴻業來作卦身在申本命酉乘馬南行西北走逕趍木家化為狗賴子救之不成咎鴻業丁酉生後八月中有急事借馬南出行數里馬因齧之主人出救得免不見傷也

李家遂落地馬因齧之主人出救得免不見傷也

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甲圖（鄭玄曰龍象馬也赤文而綠地）

廣雅曰飛兎飛鴻野麋嫁鹿騶吾走狐桃（黎音黎）金喙馬屬也

方言曰馬食粟閑西曰掩（音鷃）粟或曰掩喙或曰樓喙

字林曰驉（方問切）衆馬走也驟（知扇切）馬卧土中也鞬（但音口員切）馬勒也

獸部六

馬二 上空五

史記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
之駟西巡守樂而忘歸

又楚王有愛馬衣以文綉置華屋之下啗以棗脯馬死欲
以大夫禮葬之樂人優孟入殿門大哭曰請以人君之禮
葬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豫章為題銘發甲卒為墳老
弱負土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貴馬也王曰為之柰
何請為王六畜之葬以龍灶為槨銅槨為棺齊以薑桂
葬以木蘭衣以大光葬人腹中王乃以馬寓太官

又曰巴属沃野西近卬笮爲旄族
又蹄躈千牛千足此一比千乘之家
又曰陸地牧馬二百蹄角千匹與千戶侯等
又曰東胡使求馬冒頓問群臣群臣曰千里馬匈奴寶也
勿與冒頓曰與人隣國柰何惜一馬遂以與也
又曰冒頓圍高祖於平城所騎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龍
北方盡烏鵰南方盡辛馬
又曰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人有以千金求市千里馬
而不能得於是與涓人金請爲市之賫千金買之而絕域
有千里馬已死乃用五百金市其首而還王怒曰安用死
馬首乎徒費五百金涓人笑曰死馬首尚用五百金況生
馬乎天下以王好馬馬將至矣未期年果有獻千里馬者
三疋
又曰任安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心
同相愛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家監使養惡齧馬
兩疋同牀田仁竊言監不知人哉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
乃況家監也
又曰項王駿馬名騅常騎及被圍於垓下乃悲歌忼慨爲
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
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亭長曰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千里不忍殺以
賜公
又曰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

馬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
宛國毓漢物相與謀曰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與漢怒
使妄言委金而去宛貴人怒遮攻漢使取財物天子大怒
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騎及郡國少年數萬人以
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
漢書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
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乃還馬
又曰鄭當時以任俠自喜孝景時爲天子舍人五日洗沐
常直駟馬長安諸俠請謝賓客夜以繼日
又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輅馬必式焉
又曰石建爲太僕奉事自下讀之驚恐書馬者與尾而西

南空一格

今乃西獲譖言矣又石慶爲太僕御出上問東中幾焉
又曰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
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
宛馬曰天馬
又曰武帝求賢詔曰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有負俗之累
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
又曰元狩二年馬生余吾水中
作天馬之歌
又曰大宛國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
也
又天馬歌曰太一貺天馬千里來西極涉流沙九夷賓精權奇

言大宛国乔山其二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馬母置其下与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也

筍浮雲驟止馳體容與進萬里今安匹龍爲友

又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住千里循東道天馬來開遠門竦予身遊崑崙天馬來龍之媒遊閶闔觀王臺

又曰孝武之世開天馬葡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

又曰烏孫國大昆彌治谷城山多松柏不田作赤種樹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疋

又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及至駕齧驟驂乘旦王良執靶韝哀附輿縱馳騁驁驤之材倏忽僄過都越國蹶如歷堁追奔電逐遺風同流八極萬里一息可其遶哉人馬相得也

又曰御史大夫鼂錯奏馬高五尺九寸以齒未平不得出關

又曰昌邑王賀召皇太后策下馬乘之

後漢書曰光武時有獻名馬者日有千里又進寶劒價兼百金帝以馬駕鼓車劒賜騎士

又曰劉盆子既立乘鮮卑大赤髊泥馬縴襜絡

又曰更始既以王莽乃北都洛陽申屠建李松自長安送乘與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宮人馬驚奔觸北宮鉄柱門三馬皆

死

又曰賈復持劉嘉書北渡河及光武於柏人因邳彤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贏光武解左驂以賜之

又曰馬援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眾上言曰夫行天莫若龍行地莫若馬馬者兵甲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叙有變化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都召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行事輒有効驗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影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又不可得傳之於後者武皇帝時相馬者東阿京

緯作銅馬法獻之詔立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韓中帛氏口齒謝士唇髻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似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曰卓茂為丞相法殿下以名為馬式馬三尺五寸詔置於宣德史嘗出行有人訟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黠解方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輩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事如此

又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方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

又曰光和元年京師馬八生

又法範五行傳云秦孝公二十一年傳有馬生人非其類也必有非姓者其後始皇蓋呂不韋子終以絕嗣此非姓也

又曰光河四年春正月初置騄驦廄丞領受郡國調馬冀右辜推馬一疋至二百萬

又曰明帝賜東生蒼陰太后縑服及遺死馬一疋血從前膊上下孔中出嘗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令親見其然也

又曰明德馬后過渥龍門上見外家門起居馬如游龍倉頭衣祿袢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遽笑

謝承後漢書曰朱震字伯厚性剛烈初為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亦連匡中常侍車騎將軍超三府咨曰車如雜犳馬如狗疾惡如風宋伯厚

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為安定屬國都尉羌離滇上奐馬前以酒醉地曰使馬如羊不得以入廄盡還不受

東觀漢書紀曰張湛為光祿勳帝臨朝或有墮容湛輒諫其失常乘白馬上每見湛輒下

又曰吳漢兵守成都公孫述將延岑遣奇兵出吳漢兵後襲擊破之漢墮水緣馬尾得上

又曰杜林字伯山乃馬援卿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疋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其以備之林受之吾救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放

外有賓客忘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鄉祿常有盈金送錢五萬授受之謂予曰人當以此為法是伯山所以勝我也

又曰光和四年春二月初置鴻(鴻)𩦋(驍)騎厩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善馬也謂善御馬之家前書音義曰騎謂習騎射者)摧(摧折也)馬一疋至二百萬馬轂(轂)上以固言前後相違慈(慈)不丹(與)穀皆言榮軍出塞无(無)穀馬故事防言宣帝時五將出征匈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知漢兵出以叔引去以是言之馬當与(與)穀上善其用意欲(欲)使下調馬轂(轂)防遂見观(觀)近

又曰明德后(皇)詔書流布咸稱至德至主諸處莫敢犯禁廣平(平)鉅(鉅)鹿樂成王入問起居車(車)騎(騎)將軍勒守純黑(黑)无(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六)即賜錢五百萬

又曰桓典為御史是時宦官乘(乘)勢(勢)政(政)典(典)无(無)所迴避常乘(乘)驄(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驄)馬御史

獻帝春秋曰曹操与(與)呂布軍戰敗布得操騎而不知是問曰曹使君何在荅曰騎黃(黃)馬者是也因得免

魏志曰機因出棄下馬漢時恒獻(獻)之(馬高三尺乘於棄射下行)又曰龐(龐)惠(惠)訢(訢)開(開)羽(羽)親与(與)羽(羽)穴戰射中額時意常乘白馬羽軍(軍)謂之白馬將(將)

又曰陳思王表文帝曰臣於(於)武帝皇世得大宛紫(紫)騮(騮)馬一足形法應圖善持頭尾(尾)教(教)着(着)令習拜令已能拜又能行与(與)鼓節相應謹以奉獻

又曰文帝為孫權書曰前于禁及王敦去時所道超吾纖
驪馬本欲使禁自致之念將軍儻欲速得今故來以付住
九二馬朕常所自乘其調良善走數萬疋選之貞可樂也
中國雖饒馬知名絶足亦時有耳
又曰朱建平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建平道遇之語人曰
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悉齒帝大怒
即殺之
魏書曰曹公所乘馬名絶影為矢所中傷頰及足
吳書曰孫堅於西華矢利堅被瘡墮馬卧草中軍衆分散
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還營培地將士隨馬於草中
得堅

又曰諸葛恪為將代蜀未至上謂使曰元遜為將軍着
還蜀可報丞相為致佳馬恪起陳謝上曰卿未得馬何謂
謝對曰夫蜀陛下外厩陛下有詔臣必得之以謝也
吳志曰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羣臣皆孤所不
用而可以得馬何苦而不聽與交易
九州春秋曰初呂布騎將侯成遣客收馬十五疋客悉驅
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竟得馬還諸將合
禮賀或釀五六斛酒犒得十餘頭猶未飲食先持半猪五
升酒自入詣布前跪言家將軍恩遂得所失馬
江表傳曰孫策性好微服游步騎數百策驅馳逐鹿所乘馬
精駿從騎絶不能及

又曰孫權征合肥駿馬上津橋南已撤丈餘無板谷吉利在馬後使權持鞍撫鞚利於後着鞭以助馬勢遂得超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四

據宋板舊抄本校　計七頁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五

獸部七

馬三

晉書曰王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部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玄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齊有馬癖

又曰王師敗湯放陰稽紹被害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淮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上伐邪理必有征無戰若使乘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歎息

戴記曰慕容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

棘成也毓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踶齧人莫能近毓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李龍尋退毓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衰比之於鮑氏駑命鑄銅以為其象親為銘贊鐫其旁置之薊城象披門是歲象成而馬死

又曰符堅遣使西城稱楊堅之盛德并以繪綵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緒珠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獻其悉返之庶免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

又曰武昭王暠字玄盛少而好學惟沉敏寬和美器度遍涉經文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太令史郭麐及其母弟宋繇同宿麐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同土之分家有騊駼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來京非段業自稱涼州牧以燉煌太守趙郡孟敏為沙州刺史署玄盛效輦今敏尋卒燉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燉煌索仙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擢為寧朔將軍燉煌太守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燉煌言於玄盛曰兄忘郭麐之言耶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又曰庾亮所乘馬的顱殷浩以為不利勸賣之亮曰昌有已之不安移於人乎○晉中興書恭帝之為琅邪好奇戲閉一足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箭而死左右曰馬國

姓而射之不祥甚矣乃止俄而桓玄篡位

續安帝紀曰司馬休之奔廣固篡容超有欲書心而休之不知休之常所乘騅馬於林前養飼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試被之即不動也訖還牀坐馬又驚跳因試騎視馬即驟出纔至門外奔而馳之走行數里休之顧望所住已有收至乘南奔死而獲免還荆州如騅馬楊武之號

王隱晉書曰馬龍子咸為成都王前鋒長沙王所統冠司馬王胡率衆討咸於馬市咸堅不動湖乃使數百騎馬縛戟於鞍而令向咸又使數十騎各郊所放馬驚奔咸軍軍壞胡因馳逐猛戰臨範斬咸

于寶晉紀曰王陣出赴曹爽宣王謂蔣濟曰知囊往矣濟曰智則智矣駑馬戀芻豆爽必不能用也

鄧粲晉紀曰王湛有隱兄弟宗族皆以為痴君墓次不交當世兄子濟性好馬所乘騏快意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方薄不堪若近見督郵馬當勝然之取督郵馬谷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率然便騎馳騁步驟不異於濟濟馬果到顛廢乃服

而馬不相勝湛曰直行平路何以別馬唯當於蟻封走馬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驍騎將軍呂光封西域平上疏曰唯龜茲據三十六國之中制被王侯之命入其國誠大驥龍麟腰裹丹髦萬計盈廐雖伯益更竇衛次賜復出不能辨也

又曰太上四年高麗使至獻千里馬一疋兗州氏王蒲率衆二千來降獻美女馬一疋髭鬚去地九寸拜滄長水校尉廩公丘

宋書曰宋大明五年吐谷渾拾寅遣使獻舞馬

沈約宋書曰鮮卑二子長曰吐谷渾次曰若洛廆若洛廆別為渾庶長廆正敵父在特分七百戶與澤澤與廆二部俱全牧馬馬關相傷廆怒讓渾曰閒在馬而怒及人耶垂別甚易令當去汝萬里於是擁馬西行廆悔悟深自咎責遣謝父老及長吏乃躬樓追令渾還渾曰我是卑庶理無並太今以馬致剔殆天所啓諸君試擁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即使二十騎共遮馬令廻馬廻不盈三百步類然悲鳴西走聲若頹山如是者十餘廻一廻一遠樓跪曰可汗此非復人事

又曰劉瑀為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瑀國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在前瑀策馹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踢徙令合馬及之謂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答曰一感造青言何至與駑馬爭路

蕭子顯齊書楊玉夫殺宋蒼梧王將首與王敬則敬則送宋太祖太祖夜乘常所騎赤馬入殿及踐祚號此馬為龍驤將軍

後魏書曰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大舉征蜀以
肇為大將軍都督諸軍面辭世宗於東堂親奉規畧是日
肇所乘駿馬停於虎神門外無故驚倒轉倒渠中鞍且[illegible]
解衆咸怪異肇辭出見而悪焉世宗崩肇還高陽王與領
軍于中遣壯殺之
後周書曰于謹菅率騎追茹茹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嘗
為賊所圍謹乘駿馬一紫一騮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
馬突陣賊以為謹也皆爭逐之謹乃入塞
三國典略曰西魏孝武將軍為齊太祖所殺太祖索所乘
波騮馬命太宰南陽王躍之將舉其鞍馬蹶而死帝悪之
日晏還宮至後門馬驚不前撫之鞭折入衛潘彌曰今日
幸無他不弥曰過夜半則大吉須臾帝飲酒過鶏而崩時
年二十五諡曰孝武殯於草堂佛寺十餘年乃葬
又曰高歡帰尔朱荣刘貴事荣盛言歡美荣未之苛也歡
更衣服重喪見焉因随荣之厩厩有害馬荣命翦之歡不
絆翦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凡御悪人亦如此矣荣逐坐歡
於牀下屏左右而放時事歡曰聞公有十二谷色別為人
群將此竟何用也荣曰且言尔意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大

右逕亂四方雲擾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偏將
詩鄭儼徐紘為辭梁鞭足以定天下此是賀六渾意攀大
悅曰爾意郎我意也自是每參軍謀
又曰齊盧潛與特進慕容儼善儼之將死謂其子曰盧尚
書教我為人我死之後將吾騂馬與之其子遂以他與馬
潛儼死出柩亭不肯進巫祝為儼聲曰盧尚書教我為人
我以騂馬許之我死之後何意不與子孋而更之喪乃行
潛以馬償馬儼營福
又曰齊馮子琮被執於省內以弓絞殺之使內參以庫
車載其尸歸人無知者子琮所乘之馬曳韁走以頭扣之
狀如號哭見者異之車至其門諸子方惡寒閒庫車來以

此不失誤

又曰貞觀中骨利幹遣使朝貞太宗遣雲麾將軍康蘇密往慰撫之仍列其地為玄闕州俄又遣使隨蘇密使入朝獻良馬十疋太宗騎其駿異者為之制名號為十驎一曰騰霜白二曰皎雪驄三曰凝露驄四曰懸光驄五曰決波驄六曰飛霞驃七曰發電赤八曰流金鍋九曰翔麟紫十曰奔紅赤又為文以敘其事

又曰永徽中吐谷渾河源郡王慕容納遣使獻駿馬上問其馬之種性對曰神圄中之最者所以獻之上曰馬人之所欲豈可輒彼不足而加我之有餘哉乃命却之

又曰永徽中駃馬國遣使朝貢其地在突厥之北漸近北海去京師一萬四千里戶十萬勝兵三萬人馬三十萬疋馬色並駿故以為名

又曰開元十二年太原獻異馬駒其耳如筒左右各一十六助肉尾無毛

又曰天寶中隴右節度皇甫惟明奏龍支縣人庫秋孝義有馬生龍駒經九旬有九日身有鱗而不生毛臣就檢視

時有慶雲五色遥望氣覆馬上久而不散伏望宣付史官以實露從之

又曰吐大羅國有頗梨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其牝母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馬

又曰李懷遠雖久居榮位而弘尚簡率其園宅無所改作嘗乘款段馬左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乘答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價別求聞者莫能嘆美

周史曰徐台符仕晉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契丹之陷中原也台符從虜帳北至於薊門及人戎內潰乃竄身南歸初台符所乘馬好嘶鳴及自虜中回尚常露宿於草中雖為賜也大喜聞視乃哭

又曰周賀若敦與侯瑱相拒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數投瑱者輒納之乃別取一焉率以赴舡中人逆以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舡不上後伏兵於岸迎接競來牽馬敦發伏兵掩之盡殪後有王命者猶謂為詐不復納焉

又曰梁普通中童謡言或云青絲白馬者侯景乃常乘白馬以青絲為勒用應謡言

陳書曰初有童謡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渙來時冬氣未去曰春風始其後陳主果為韓擒虎所敗擒本名擒虎黃班之謂也破建康之始後乘青驄馬往反時節皆相應

隨書曰吐火羅國有穴山中出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產必名駒

又曰吐谷渾有青海周回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駒駒日行千里故特稱青海驄馬

又曰長孫晟從晉王破突厥王大喜引晟入內同晏極歡又曰長孫晟從晉王破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營閱其有突厥達官來預坐說言突厥呼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駭產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以雷霆為比一何壯哉

唐書曰貞觀十三年三月乙巳吉辰廐產白馬朱鬣

騎連群經其左右而台符馬若箝其口然及行至漢地即嘶鳴如故時人為積善之所感也

獸部八

馬四

戰國策曰汗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益車而上太行滹沱汾洒地白汗文流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而幕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欣見伯樂之知己也

漢書音義曰騂裏者神馬也赤喙黑身

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騄駬赤驥而左白義天子主車造又為御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騄盜驪而左山子伯天子主車桑百為御奔

戎為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至于巨蒐之人用其牛馬之運以洗天子之足蒐乳音東

又曰祝沉牛馬豕羊河宗孟乎皇天子如皇者天子受命南面再拜謝爰既致河典乃乘黃之乘畫天子先所乘馬盡黃色為之騮也以極西土

又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此澤出珠國名之也以釣于泯水因獻食

馬三百可以供廚膳者牛羊二千

又曰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沙中無水泉求飲未至七萃之士曰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清血以飲天子

又曰天子東遊于黃澤宿于曲洛洛水文迴曲白黃之馳其馬歎沙歎音普皇令威儀黃之澤其馬歎玉皇人壽殽歎告

郭璞注穆天子傳曰竹書曰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綠耳騄駬西單獻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黃名之為黃耳山海經曰滑水中多水馬狀如馬而文臂脚牛尾其音如呼

又曰天帝之山有草馬狀如乘輿如蘗蓐名杜衡可以走馬帶香草令便馬或曰為得之健走也

又曰犬戎之國有文馬縞身朱鬣縞猶素也大傳曰若黃金名曰吉壇或作墠乘之壽千歲

又曰奔父山北有林名桃林廣圓三百里其中多馬桃林弘農湖縣南地名饒野馬

又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九代馬名也

莊子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儀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駱之連之以羈絆編之以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又徐無鬼曰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邮若洗若喪若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乎伯樂對曰良法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臣之子皆下才也臣有所與九方皐其於馬非臣之比也穆公之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在沙丘穆公曰何馬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召伯樂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色物牝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亡其麤麤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淮南子曰九方梪餘同）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紀得金壺發而視之有丹書曰勿食反魚無乘駑馬晏子曰食魚不反無盡民力也不乘駑馬無致不肖於側也公曰紀得此書何以亡晏子曰紀有此書藏之於壺不亡曷待

又曰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病死公怒令人殺養馬者晏子請數之曰尒有三罪使汝養馬殺之一當死也又殺公所寔善馬二當死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必怨叛諸侯輕伐吾國三當死也公喟然曰赦之

家語曰孔子相魯齊人患其霸也欲敗其正名乃選女子八十人衣以文衣而舞容璣（容璣舞曲）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馬魯若爲周道遊觀觀之終日殆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孔子遂行

又曰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顧謂左右曰君子故有誣人耶顏回退後三日校來報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廐公聞之越席而起從焉（促）顧回至公曰前人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善御而子曰美哉其馬將佚不識吾子爰（奚）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使）使民而造父又巧於偓（促）馬舜不窮其民而造父不窮其馬故舜無佚民而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御體正矣（馬宜為車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馬步驟馳騁盡朝禮之舞歷險致遠馬盡力矣然而其心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也公曰善哉君子之言也

春秋後語曰蘇代欲見齊王齊怨蘇秦欲用蘇代不肯見代代乃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還讀）顧子還而視之（如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

價伯樂乃如其言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
王莫為臣先後先後導引也
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十鎰以為馬
食不斥言人欲云食為馬之為草淳于髡曰謹
聞命矣入言之于王而見之王果義薛代矣
又曰初孫臏與龐消俱學兵法消既事魏惠王將自以為
不及孫臏乃使之召孫臏孫臏至以法刑之斷其兩足從
後齊使以為貧窶載與之歸田忌善客得之田忌數與齊
諸公子馳逐射馳馬寧先射重稱為勝也孫臏見其馬足不其相遠有
上中下輦於是臏謂田忌曰君弟重射弟但亦也司馬長
功是也我令能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遂射千金臨質孫臏曰取君之下駟
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之中駟與彼下駟
既三輦車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忌得千金於是田忌進
孫臏威王王問兵法而師之韓子曰昔紂為甲百萬左飲
馬於湛右飲馬於淫淫水竭湛水不流武王甲卒三千破
而王之
又曰鉏陵卓子乘蒼龍排父之乘鉤飾在前錯綴在後馬
欲進則鉤飾禁之退則綴錯貫之造父見而泣曰猶人處
急世而不知所由也或云乘翟父之乘
又曰桓公伐孤竹春往冬還迷失惑道管仲曰老馬之智
可用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又曰如耳說衛嗣君嗣君悅之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千金有千金之馬無一金之鹿者何也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今如子雖辯之者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又曰伯樂教其憯曰者相千里馬教其愛者相駑馬以千里為世一有其利少馬駑多其利多也

孫卿子曰伯樂不可欺以馬君子不可欺以人

又曰驊騮騏驥纖離綠耳古之良馬也

又曰君子善其言而類馬者應矣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

又曰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

伯樂相馬經曰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一脚行五百里闌筋竪者千里馬色如團麴千里三軍莫逐但知所發不知所宿也

又曰江淮津督徐成字子長兄弟家龐於府君治馬馬方以報千金不傳號淮津方尋陽丞陽朱君方最良豫州從事沛國蕭跳方最良也

又曰馬相歲上下齒二十四歲黃三十三歲齒白口中欲紅色如日月光者行千里汗溝欲深春欲如伏龜雨邊如廻毛曰騰蛇殺主口邊有廻毛曰銜禍妨生口中有黑者烏銜馬短壽

又曰素下去飛蓬四寸行千里驟而不起骨勞起而不振

皮勞振而不噴氣勞耳欲小而促也食有三芻飲有三時也白額入口名榆曰寫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週毛在目下名曰承淚不利人也

又曰馬頭為王欲得方目為丞相欲得明春為將軍欲得強腹為城郭欲得張一曰脅為城郭四下為令欲得長一曰脣為令一曰懸鐘欲得成鼻孔欲得大鼻頭有王大字一曰鼻欲得攢筋鼻上王如火欲明口中欲得赤膝骨圓而張耳欲得成頸欲得長雙扶欲一寸三百里三寸十里伏龍骨欲得平有八字馬頭欲得高而得大而哭蹄欲得厚腹下欲得成尾骨高而垂也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駑乃相其餘

大頭小頸一羸也弱脊大腹二羸也小脛大蹄三羸也謂五駑者大頭緩耳一駑也長頸不折二駑也短上長下三駑也大胳短脇四駑也淺覓薄脾五駑也

馬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劒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腸欲克腰少肋欲長懸簿欲厚而緩膕服也脅堂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鬃欲戴中骨高三寸鬃中骨也頰欲開而膺下欲廣一尺以上能久走鞅欲方頸前脊欲直而出腮骨前后也鼻間欲開望視之如雙鼻楚辭曰却騏驥而不乘兮家駑駘而取路當世無騏驥兮

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乎故駒跳而遠去

符瑞圖曰王者貴人而賤馬則白馬朱鬣棻文云車馬有節則見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一名乘黃亦曰飛黃或吉黃或曰翠黃一名紫黃其狀如狐皆上有兩角出白民之國乘之壽三千歲黃帝乘之

孫氏瑞應圖曰玉馬者王馬者清明壽賢則至

又曰乘黃王者輿服有度則出腰裏者神馬也與飛兎同以明君有德也

又曰飛兎者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土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應其德則至缺蹄者后土之獸也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

又曰龍馬者仁馬河水之精也高八尺五寸長頭駱上有翼旁乘毛鳴聲九音有明王則見

呂氏春秋曰秦穆車敗失左驂自往求馬見野人殺將食之繆公笑曰食駿馬肉而不飲酒余恐傷其性也遍飲之而去

又曰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

又曰古相馬者有寒風能相口齒麻朝能相頰文鬣能相口管青能相唇吻陳悲能相服御秦牙能相前賁君能相後並知其一也

又曰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之與馬也相得然後成譽之若抱之與鼓夫士亦有

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行千里者其唯賢者乎

又曰凡為善難任善易矣以知之今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

又曰良劒期乎斷不期乎莫耶莫耶良劒也取其能斷無取於名也故曰不期莫耶

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騖驥騖千里馬名也王有乘也遊驥因曰驥騖

又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剄而投之漯水劒殺投棄

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剄而投之漯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有此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不用

又曰飢馬盈廐嘆然未見芻也飢狗盈宮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則不可禁動猶爭也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

又曰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

又曰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

又曰青龍之疋遺風之乘也高誘曰皆馬名非先為天子疾若遺風也

不可得而具載也備

燕丹子曰太子有千里馬荊軻謂太子曰千馬里肝美太子即進肝

又曰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無欲求歸秦王曰烏頭白於

馬生角乃許爾歸毋仰天而嘆鳥即頭白馬即生角秦王乃放歸

淮南子曰聖人之治猶造父之御也和輯乎御轡之際而緩急於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故能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執權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四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乎失四馬之心而能無危者古今未之見也

又曰天下有道飛黃服阜及曰黃帝時飛黃服阜也阜輿皂同

又曰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投足調均勞佚若一世皆以為工然而未甚貴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也鉗且大丙古之

之御徐轡銜去轅執車莫動而自舉也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躍而玄運電奔而鬼駭遇歸鴈過歸鴈於鴈也碣石軼昆雞於碣昆雞於雞也姑餘在吳也悲思慮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精神喻於六馬以此弗御之御也

又曰子驊騮騄耳一日千里搏兎不如狼埶也

又曰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

又曰馬齒非牛蹄檀根非猗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也

又曰季秋之月乃殺於田獵以習五戎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旗

又曰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欲歌使而行之因(是)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治也猶斷)

又曰夫馬之為(葬)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制治也)

齕咋足以嚙肌(噬)蹄(啐)骨蹶蹄足以破廬陷匈(噬穿也)及至國人擾之良御教之掩(抶)以銜(銜)托連以轡衝則雖歷險超塹弗敢辭也故其馬之不可化其可馴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聾蟲)無知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

又曰夫待(待)腰(腰)裹飛蒐(蒐)而駕之則世莫乘車矣(腰裹飛蒐皆行萬里其行君飛因曰待西施落羹而為妃則終身不蒙矣

又曰日之行也不見其移也騏驥(驥)皆日而馳(馳)莫(莫)不為(為)驅(驅)懸(懸)峰(峰)馬蹄(蹄)雖(雖)舌也

峰末簿(簿)而日在其前矣

又曰馬(馬)免(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葬)之以帷牛有德於人者其死也葬之以大車之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孔人乎

淮南萬畢術曰馬毛犬尾(馬毛犬尾置朋友若夫婦衣中自相憎也)親友自絕

說苑曰晉平公出田見乳虎乳虎伏而不動平公還謂師曠曰聞之霸王之君出猛獸伏而不敢起今者寡人出乳虎伏而不動此猛獸乎師曠對曰鵲食猬猬食鵪鶉鵪鶉鵪鶉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駿馬今者吾君必驂駿馬以出乎平公曰然

又曰北塞上之人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誰知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誰知不為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

吊之其父曰此何誰知不爲福居一年胡夷大出下牀者皆控弦而戰控寒上之人死者十九十人九人戰死此子獨以跛故子父相保

地鏡圖曰銅器之精見爲馬

孔叢子曰衛公子友饋四乘馬於思曰不以此求交於先生久降鄙土爲賓至之餘嘗竊耳

又曰公孫龍以白馬爲非馬或曰此辯而毀大道子高適趙謂龍曰願受業久不敢先者以白馬爲非馬耳誠能去之則爲弟子龍曰若使去之無以教矣

涼州記曰吕先麟嘉五年踈勒王獻火浣布善舞馬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六 據宋板舊校本校 計十頁

前空六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七

獸部九

馬五 上空五

古今注曰秦始皇有七名馬一曰追風二曰白兎三曰躡影四曰追電五曰飛翮六曰銅雀七曰晨鳧○曰

古今注曰曹真有駃馬名爲驚帆言其馳驟如烈風之舉帆也

風俗通曰馬一疋俗說馬化君子與人相疋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文故曰一疋或說度馬從橫適得一疋或說馬賣得一疋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束

帛為足與馬之相匹耳○又曰疲馬不能度絕俗詭馬之
疲羸不能復度繩索言其極也或云不能度畦塍也謹按
齊有繩水裁三四步馬疲不能度此耳水
又曰殺君馬者路傍兒也語云長吏食重祿芻豢豐美馬
肥希出路傍小兒觀之郤驚致按長吏馬肥觀者快馬之
走驟也騎者驅馳不足至於瘠死
金樓子曰鳥與鳥遇則相啄獸與獸遇則相觸馬與馬遇
則趺踶相傷天之生此物多其力而少其智也
傳子曰九日養親一日餓之寧可言飽多飢少同為孝子
殺馬一日餓之馬肥不損於義無傷非可同之
夏侯子曰一舟之覆無一毫不濕一馬之走無一毫不動

故大同萬物不一也
又曰魯人有善相馬者與余俱遊夜方寐聞馬有行者魯
人驚曰七百里也吾恐此暗中耳
符子曰齊景公好馬命畫工圖而訪之殫百乘之價期年
而不得像過實也今使愛賢者之君考古籍以求其人雖期
百年不可得也
又曰吾與玄子觀東海釋四斗乎峨山未中路而忘馬符
子使人求之不獲使鬼索之而獲
符子曰六合不可忘知故良馬在其中矣請以六合之觀
觀之也
鄒子曰董仲舒三年不闚園圃乘馬不知牝牡

諸葛敎曰昔孫叔敖秉馬三年不知牝牡稱其賢也
常璩華陽國志曰神馬四足出滇[音顛]池河中
三國典畧曰神馬者河之精也代馬陰之精也
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駿足也名曰浮雲赤電絕羣逸[驎]標紫[騮]絳蠙驄[騘]龍子驎駒絕塵號
爲九逸
又曰衛將軍生子或有獻[騎]馬者乃命其子爲蝸字叔馬
東方朔傳曰驎騏驥[騘]諸博士朔對曰驎驎緑耳騕[華]褭驊[騮]
天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貓
神異經曰西南大荒有馬其大二丈髯至膝[膝]尾委地蹄[纏]如
舟[丹]踠[宛]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絮纏[纏]頭以
避風病其國人不纏[纏]
楊子法言曰或問治已曰治已以仲尼奚寡尖言學孔子道或曰而成者何少也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
又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希顏之人亦顏之徒也
桓譚新論曰顏淵所以命短蓂孔子所以傷其年也若庸馬良馬相追蓂共列[列]良馬[馬]宿所[所]臨食如故庸馬垂頭不復食何異顏淵與孔丘優劣
又曰衛后園有送葬時乘輿馬十疋吏卒養視[視]善飲不能
乘而馬皆六十歲乃死
又曰薛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以入

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目不足示也

論衡曰儒書稱孔子與顏淵俱登魯東山望吳閶門謂曰爾何見一疋練前有生藍孔子曰噫此白馬驪駒使人視之果然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穆王即位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名曰絕地翻羽奔霄越影踰暉超光騰霧挾翼又曰曹洪與魏武帝所乘之馬名曰白鶴時人諺曰憑空虛躍曹家白鶴

洞眞記曰脩彌國有馬如龍騰虛逐日兩足倚行或藏形於空中唯聞聲耳時得天馬汗血是其類也

又曰畢勒國有小馬如駒日行千里毛垂至地東王公常騎此馬朝發湯泉多飲虞淵一日一夕往返七八度一言

馬毛長於空中自放則吹之或東或西也

又曰東方朔遊吉雲之地越扶桑之東得神馬一疋高九尺脫服泉有旋毛如日月之狀如月者夜光如日者晝光毛隨四時之變漢朝之馬見之即垂頭振毛一國衆獸見皆遊之帝問東方朔是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之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及食芝草王公怒棄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壇因騎而返續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關猶未掩臣於馬上睡眠不覺遂至帝曰其為名云何朔曰因事為名則步景

抱朴子曰韓子治晉以地黃甘草哺五十歲老馬以生三駒又百三十歲乃死

又曰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他人乘白馬者白馬先鳴於南赤馬鳴應之南謂從者曰彼馬言汝今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為使馭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逢所乘黃馬而左目盲南之馬先鳴而盲馬應之問其子果向白馬子也

論衡曰廣漢翁律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馬聞罵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往視之目果眇耶

鹽鐵論曰騏驥負鹽東齊頓於太行之板屬者持刀睨之又曰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馬者足以代勞而已故行則服軛止則就犁一馬服櫪當十家六口之食

孔融論曰馬之駿者名曰騏驥犬之駿者名曰韓盧犬之有韓盧馬之有騏驥人之聖也名號等設騏驥與韓盧並是寧能頭尾相當八脚如一無有先後之覺矣

美雄記曰公孫瓚每聞邊警輒厲色作氣如赴仇嘗乘白馬又白數馬千疋選騎射之士號為白馬義從以為左右翼胡甚畏之相告曰當避白馬長史

曹瞞傳曰呂布有駿馬名赤兎常騎乘之時人為之語曰

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兎之為人駕乘者非樂負千鈞之重行千
哀淮正書曰牛馬之為人駕乘者非樂負千鈞之重行千
里之險鞭策痛矣
桓公世論曰朝鮮之馬被鬣蹏齒能使其成騏驥者習之
故也
博物志曰穢貊國南與辰韓北與句麗沃沮樓東窮大海
海中出斑魚皮陸出文豹又出來下馬高三尺漢時獻之
駕出聶車正始六年樂浪太平剔茂帶方太守龍遵領東
穢屬勾麗代之舉邑降之
博物志曰唐公有騄駬項羽有騅馬
華陽國志曰元馬日行千里宛於蜀今元馬冢是也縣有
元馬祠馬牧山下或產駿駒元馬子也
長沙耆舊傳曰虞芝州命部南陽從事太守張惠連姻王
室罪名入重芝依法執樓剡史畏勢召芝芝曰年住忠盡
譬如八伯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遂投傳去
三輔決錄曰安陵有項仲山飲馬渭水先投三錢
襄陽記曰中盧山西去襄陽一百三里有一地道漢時營
有敷疋白馬出其中遂名其地為白馬冗陸遜政襄陽又
值此冗中數十疋馬出戰還建業蜀使有五部兵家滇簡
也識其馬色云是以亡父所乘對之流涕
世語曰劉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為人不甚信用曾諸
請宴會荊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厠潛道出行

所乘馬名為的顱躃的顱走墮襄陽地西檀溪水深不得
出備急曰的顱今日尾不可努力的顱乃一踴三丈遂得
過

異苑曰符堅為慕容冲所襲堅馳馬墮澗追兵將及計無
由出馬即跼蹐臨澗垂控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受焉
堅攀之得登岸廬江

七賢傳曰陳敬胄州從事揚川部有擊賊之多死衆請取
之因單車乘白馬徙賊東方歸降遂生為立祠號曰白馬
從事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簡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騘馬雖為三
司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以手巾捕腰戎故吏爨

至大官相逢戎輒不道避之

搜神記曰昔秦人築城於武州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
者數焉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之為城
乃定遂名為馬也

又曰吳先生發武衛兵錢小小刑兒大街顧借賃人吳水
使永送書與街南廟借木馬二疋以酒噀之皆城好馬歡
勒全耳

志怪集曰孫弘嘗自云見鬼神與其言語委曲衆未之信
鎮西將軍謝尚常所乘馬忽暴死會弘請尚常愛惜至甚
謂尚曰為我為活馬活馬何如尚常不信弘答曰卿若能
令此馬更生者卿真實通神矣弘於是便下床去良久遂

語尚曰廟神愛樂君馬故耳尚我請神請之初珠不許後乃見聽馬郎耳便活尚對延馬坐意甚不信怪其所言須臾其馬忽從門外走還發戚見之莫不驚悅既至馬屍應時能動有頃奮迅嘶鳴尚於郡息

述異記曰東平畢衆寶家在彭城有一駿馬甚快常乘出入至所愛惜宋大明六年衆寶夜夢見其亡兄衆慶曰吾有戎役方置鄴危而無得快馬汝可以驄馬見與衆寶許諾既覺呼而宿客說所夢始畢仍聞馬倒聲遣人視之栽息狀如中惡衆寶心知其故為誠治療向晨馬死衆寶還即卧如欲眠聞衆慶語云向聊求馬汝治護至晡不惜之今以相還別更覓也至曉馬活食時復常

續搜神記曰趙固嘗乘一疋赤馬以征戰甚所愛重常所繫看齋前忽腹脹少時死郭璞從北過因往詣之門吏云將軍馬好馬今死甚愛惜今盛懊惋景純使語門吏云入通道吾能活此馬則必見我門吏聞驚喜即啓固固踊踊令門吏走迎之始交坐温便問卿能活我馬不璞曰為可活耳固忻喜即問須何方術璞云得卿同心健兒二三十人皆令持長竹竿於此東行三十里當有丘陵林樹狀若社廟有此者便以竹竿攪擾打拍之當得一物便急持歸既得此物馬便活矣於是左右驍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蘘林有一物似猴而非是出人其逐得便抱待歸入門此物遥見死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

是往馬頭聞嚨吸其鼻良久馬即起噴奮迅鳴嘆便不復見此物圓厚資給璞得過江尤

靈鬼志曰陳安為河間王顒給使甚壯健常樂一馬駿駃非常後馬死雙赤蛇出其鼻

列異記曰胡司隸校尉上黨鮑子都少時舉上計於道路一書生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為按摩奄忽不知姓字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資殯殮其餘以枕之素書著腹上埋之謂曰子若竟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未至京師有駿馬隨之唯子都得近子都歸行失道遇一閑閈使家住宿候問曰君何以致子馬子都因說之候乃驚嘆曰此吾兒也候迎開棺視銀書如言候乃舉送詣闕上廩

子都辟公府侍御史豫州牧司隸校尉至子永孫昱俱為司隸其在公皆復乘駿馬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騶三人司隸毋入公馬雖疲行步工

傅玄乘輿馬賦曰任日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駿馬使自至廐選之虛名馬以百數莫可意者次至下廐有的顱馬委棄莫視瘦悴骨立劉備解無而取之衆莫不笑之馬超破蘇氏塢塢中有駿馬百餘匹自超已下俱爭取肥好者而將軍龐恩獨取一騮馬形觀既醜衆亦笑之其後劉備奔於荊州馬超戰於渭南逸足電發追不可逮衆乃服焉傅玄馳射馬賦曰耳小易使鼻大勢怒往來若鷹鵰超騰如逸虎

前空八行

劉瓌馬賦曰吾有駿馬名曰騏雄龍頭烏目麟腹虎脅尾如雪毛耳如捕筒

據宋板舊抄本校訂八頁

獸部十

牛上

說文曰牡畜父也從牛土聲犗牛去也從牛七聲犢牛子也特音外切二歲牛也犉山耽切三歲牛也四思貳切四歲牛也戒戒又音加騋牛也騭莫江切白黑雜毛牛也掠力強切牦牛也犗力則切白牛黃脊也駾古郎切特牛父也牝畜母也駫古熒切黃白色也牉而純切黃牛黑脣也犖音岛白牛也犗居羊切牛黃白色也駁音披牛馬脊也駁音交促

廣志曰有靡牛（靡馬也象切）牛出巴中千斤犦（蒲南切）牛一曰犎牛有赤豹封牛周留水牛毛青腹犬狀似豬有牧牛項上惟（堆）肉大如斗似橐駝日行三百里擺（音皮）牛猶痺小今謂之穫牛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魏（吾威切）牛如牛而大肉數千斤出蜀中犪（音渠）牛重千斤晉時北牛出上庸郡獵（力涉切）牛旄牛也髀膝尾間皆有毛花蹄牛高六尺尾繯繞角有四耳角端有肉蹄如連（音渠）華堂牛色黑或黃日南有之潛牛形狀似水牛一名犹（音玩）兕（音似）牛麟牛似鹿又似羊肉美肪（音方）牛如橐駝能行又如蜂（聲）牛莊子曰其大若垂天之雲

易大畜卦曰六四童牛之牿元吉又無妄卦曰六三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又遯卦曰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又離卦曰離利貞畜牝牛吉

又既濟曰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又說卦曰坤為牛

周書王會曰大廬納牛納牛者牛之小者大夏茲白牛數楚毎牛牛小之者也（大夏西北戎數楚北戎茲白牛野獸形似白牛）

詩鴻鴈無羊曰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黃牛黑脣曰犉）

又曰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尚書曰武王尅紂放牛於桃林之野

左傳成公七年麗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麗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又宣公三年經曰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又僖上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風馬不蕃君之涉吾地何故

又僖下曰介葛來盧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又曰秦師入滑鄭商人弦高將平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

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

又宣上曰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主城城者誤曰千思千

思棄甲復來使驟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

那

又宣上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殺之汝獨不慶寡人何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君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王曰善

又曰或下曰韓厥曰古人有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子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又昭四月邾人君人懿子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也晉侯使叔向來辭曰寡君不得事故以不共晉貢以魯故也寡君不得事故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何敵之有牛雖瘠債加於豚上其畏不可知乎

禮記曲禮上曰國君不餒牛

又曲禮下曰諸侯無故不殺牛

又月令曰季春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在牧而書數秋當保內

又曰季冬命有司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

又曲禮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素牛

又郊特牲曰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又曰郊牲騂尚赤也周犢赤

又禮器曰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腯以犢

又內則曰牛夜鳴則庸庸臭惡也

又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蠶客之牛角尺

周禮地官封人曰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置其縈供其水藁福在鼻衝在角言不得觸縈繫牛鼻繩縈本又作絕持刀反

又冬官考功記曰釋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終而昔

謂交錯之錯謂角腮理錯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謂之牛戴牛
二色本白中青末也角戴牛角直一牛也
又地官上白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公猶官也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求牛禱於鬼神之牛謂所以繹者也宗廟有繹者孝子
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宗廟有繹者孝子
求神非一處我獨為職職謂之我可繫牛職人者謂牧人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饔食賓射共其膳羞之
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
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
旁曰旁任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用也御之其居前曰牽居其
云謂福衡之蜀盆簝皆畚名所以盛血
簝受肉籠也玄謂玄若今屠家縣肉格
又秋官上曰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吏令之小

事役給小役其
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国若家也牛助為牽傍此官主送致之也玄謂牛助国
以牛助轉從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
史記曰騎劫攻即墨田單用牛千頭衣以五綵繆刃其角
結火其尾穿城而出牛壯士五千衝枚隨其後牛出火明
所觸皆死壯士繫之城上大譟燕師大敗騎劫死乘勝
逐北三戰三克遂收齊城
又曰馬蹄躈千牛千足此亦比千乘之家躈若吊切
又曰竊威欲仕齊侯桓公出奔莒牽牛叩角而歌曰南山粲白
石爛短布單衣才至骭生不逢堯與舜禪長夜漫漫何時
旦桓公用之
又蘇秦說韓王曰鄙語云寧為雞口无為牛後今西面事

泰何異牛後乎

漢書曰邴吉嘗出逢羣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止使騎吏問牛行幾里或譏吉吉曰民鬬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丞相課其殿最不親小事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因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者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也

又曰龔遂爲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可謂帶牛佩犢矣

又曰宣帝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媼男无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媼

驗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何故荅曰国家有边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主金樓子曰孔子遊舍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与共戰攬尾得之內放懷遠問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徒耳又問下士虎持虎頭又問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弃之懷石盤曰夫子知殺人云何曰用筆端中士殺人云何曰用言語下士殺人云何曰用石盤子路乃弃石盤而行

國史補曰裴旻爲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常一日斃虎三十有一既而息於山下四顧自若有父老至

曰此皆彪似虎而非将軍若遇貞虎無能為也旻曰貞虎安在父老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躍馬而往果有一虎騰出狀小而勢猛擾地一吼山石震烈旻擗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兎自此憩惧不復射虎

吳氏虎賦曰蓋其壯也誕節緩腕續皆連骸細腰豉肖方口大鼻似蘭組雜問若錦繡相連

說文曰豹似虎

周易革卦曰上六君子豹変小人革面象曰君子豹変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廣志曰豹有赤豹南多赤豹狐死首丘豹死首山是性之異也

帝王世紀曰紂為王者箕子曰玉箸必食熊蹯豹胎散宜生献紂黒豹

孫氏瑞應圖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於懐塗山得玄豹以献紂免西伯之難

莊子曰夫豊孤文豹棲於山林處於岩穴静也不免於網羅之患是何罪之有其皮為之災也

管子曰武王為侈靡令人豹襜豹裘方得入廟故豹皮百金臣家巣千鍾未得一豹皮

韓子曰虎豹不用爪牙与鼷鼠同威

文子曰虎豹之文来射猴狖之捷来格

淮南子曰蟜使虎申蛇令豹止物有所制也
又曰昔容成氏之時置餘粮於畝首虎豹可尾容成黃帝

後漢書曰朱暉為臨淮太守時牛大疫而臨淮獨無疫者
鄰郡牽牛入界避災耳
范曄後漢書曰漢光武初起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
又曰劉盆子初與兄茂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牛號
曰牛吏乃立為帝恐畏欲啼即復還依俠卿
又曰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天柱將
軍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係嘉信義著名願得降
之吏始乃徵嘉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蛮栗犢豈
能負重致遠乎犢角如栗言小色礼蛮栗即除為郎中行偏
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
又曰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

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覓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又曰曾恭爲中牟令亭長有從民借牛不還者牛主自言恭君亭長敎令還牛亭長不還如是者三遂不還恭涕泣曰敎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縁吏亭長同爭亭長卽還牛詣獄受恭貫不出問於是吏人敬信皆不忍欺

謝承後漢書曰朱暉爲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牛暉不從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以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汙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

魏略曰鉅鹿時苗字穆爲壽春令始之官乘悴牛歲餘牛一犢子及代留其犢而去

晉書曰羊篇祐之姪也爲鉅乎侯奉祐嗣篇歷官清愼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還而留之

張勃吳錄地理志曰合浦徐聞縣多牛其項上有肉骨大如覆斗曰行三百里

蜀志曰蔣琬會廙門前有一牛頭血流問於趙直直曰牛角及口公字也血者事明也廙果

晉朝雜事曰泰康九年三月幽州上言塞北有死牛頭語牛犢與沖犢相類來取之于寶晉記曰南安朱玿其鄰人沖不與爭後得之於堅冰下之慙沖沖不受

王隱晉書曰朱冲字巨融少有德行鄰人牛犯冲苗冲乃
擔芻送牛牛主大慙不敢復暴
又曰潘岳出為河陽令以仕次宜為郎不得意時山濤令
選岳內非之密作謠曰閤道東有大牛王濟欵棘楷鞦和
嶠刻促不得休
又曰郭洗牛生犢兩頭八足
晉陽秋曰武帝時有司奏御牛青絲絆斷詔可以青麻代
之
晉書曰郭舒嘗有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飢所
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
又曰夫餘国若有軍士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
為凶合者為吉也
又曰石崇與貴戚王愷奢靡相尚與愷出遊爭入洛城崇
牛迅走飛翰愷絕不能及密貨其帳下問其所以對曰牛
奔不迅良由御者逐之不及而反制之可聽蹄軟則駃矣
因而從之遂爭長崇後知之殺所告者
又曰王濟被斥外於是乃移弟北甚山下性豪侈麗服王
食時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駿嘗堂其角濟請
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二
發破的因據胡牀比左右連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
去
又曰何曾性奢豪都官從事劉亭嘗奏曾以銅鉤薄紗車

堂牛蹄角後會辟亭為掾勸勿應亭謂至公之體不以私
憾遂應

又曰桓溫北伐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矚中
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至夷甫諸人不得不
任其責哀先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
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豈十倍於常牛負重致
遠會不若一羸牸騩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志意以況寵坐中
皆失色

又曰王延家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與之初無容色其人
後知其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以與之不取也

又曰肅慎國武帝時及兄帝中興皆來貢獻成帝時又遣
貢於石季龍四年方達季龍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
眠者三年矣是知大國所在故來

南史四夷傳曰扶桑國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
斛

宋書曰褚湛之有一牛至所受無故墮聽事前井湛之率
左右躬自營救郡中喧擾彥回下簾不視

又曰江湛為吏部尚書性廉儉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
可與飲

又曰顧憲之元嘉中徵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
牛猶稱已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
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伏其罪時人號曰

神明

三國典略曰陳桃根於所部得青牛獻之又上織成羅文錦被表二陳主命於雲龍門外焚之其牛遣還於人

又曰梁出師拒侯景郡陵王綸次鍾離初綸將發營于樂遊苑臨賀王正德詣於綸所始入牙門有飄風觧旗竿而折至是將敘牛勞士一牛走入馬廐牴敘綸所乘服馬又以兩角貫一馬腹載之而行衝突營幕軍中驚亂

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為揚州刺史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五直兵執牛推問王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為治務存寬厚故得朝野忻心

後魏書曰刑昕以木工副李家使於梁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鬪於江南

北史曰後魏元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廉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桓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

又曰魏妻從雄傑有識度僮僕千數牛馬以谷量姓恕周給多歸附之

又曰道武時窟咄寇南鄙莫題詩二於常遺箭於窟咄謂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屈咄長而帝少也

又曰孟信為趙郡太守及去官家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作契已訖市去應知牛主住所在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

病小用便殧君不須買也朴其兄子二十買牛嗟異良久
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若請不得乃罷買
牛者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歎異焉
隋書曰盧昌衡為徐州總管嘗行至浚義所乘馬為他牛
所觸因致死牛主使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
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使耶君何謝為拒而不受性寬厚
不求皆此類也
又曰牛弘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車牛弘來
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恠問直答
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
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

又曰于仲文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客各失牛後得牛兩
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韋伯雋曰于安固少聰
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羣至
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
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訶杜氏杜氏服罪而去
又曰盧愷從周武帝在雲陽宮勑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
愷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向奉明敕欲
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
唐書曰李密嘗欲尋包愷乘一黃牛被以蒲鞚仍將漢書
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捉牛鞚一手翻書讀之尚書令越公
楊素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觀既及問之曰何處書生躭學

若此密識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何書答曰項羽傳越公奇之

獸部十一

牛中 上空五

春秋潛潭云曰宮有牛鳴政教衰諸侯相并牛兵之符也

楊方五經鉤沉曰東夷之人以牛骨古事呈吉示凶無往不中牛非含智之物骨有若此之效

穆天子傳曰泰山百獸之所聚也爰有赤豹野牛

又曰天子大饗正諸侯王七萃之士于平衍鷁韓之人獻用牛三百良馬百匹牸牛一百

此牛能行沙中如驗駝

又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鈎於流澤因獻良馬三百牛羊

二千○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於東海流波山得其獸狀如牛蒼身無角能走出入水中則風雨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夔黃帝殺之以其皮為鼓聞五百里

世本曰瞽作服牛瞽黃帝臣也又云少昊時人始駕牛

孔子家語曰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

焦贛易林曰教牛逐兎任非其人費日無功

相牛經曰牛經自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皆以相牛千百不失至魏世高堂生傳晉高祖宣皇帝其後王愷秘其書

又曰牛岐胡壽牽兩腋服去角近行駃眼欲得大眼中有白脉貫童子最快頸骨長且大駃壁堂欲得闊脰堂角服間也倚欲得如絆馬聚而正也膺庭欲得廣膺胷前天關欲得成天關皆骨接骨髀欲得垂髀骨也悬蹄欲得如八字腸鹽欲得廣腸鹽者夾尾前兩脇上常有似鳴者有黃也洞胡無壽株淵無壽毛常月下也上池有亂毛豪筋欲得成就豪筋脚後毛也橫筋也尾不用至地尾毛少骨多者有刀脇上肉欲得豎角欲得細鼻昇如鏡難牽口方易飼黎府方易飼

莊子曰聲氏之牛夜亡而過蔓止而問焉曰我尚有四足

動而不喜子一足而起踊何以夔然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

莊子曰天駘牛其大如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

又曰宣顏闔得道之人使幣致焉顏闔守廬粗布之衣而自飲牛　宣君之使者問此顏闔家耶闔曰然使者致幣闔對曰恐聽諛而遺使者罪不若容之使者還反復求之則不得也

又曰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臣之刀十九年所解牛而刀若新硎彼節者有間而刀無厚以無厚入有間而恢恢乎其於　游刃必有餘地是以十九年刀刃如新

管子曰屠牛長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髮則刀遊於其間也

又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豈得乎

孟子曰臣聞胡齕云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不忍其觳觫欲以羊易之是見牛而不見羊也

晏子春秋曰今公之牛老於蘭罕不勝股也車尾石不服乘也

列子曰宋人有好行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而黑牛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

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令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以祭居一年中其子又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丁壯皆乘城戰死者太半此人父子有疾皆免也

呂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注事具樂部

又曰使烏獲疾引牛尾絕力竭事牛不行逆也使尺堅

子引其畀而恣所之順也

又曰亂國之妖有牛馬言

韓子曰商太宰嚭使齊子行市還去市門多車太宰召市使利問曰市何多牛馬耶吏怪太宰是神知

又曰魯何坐弟子侍有牛鳴于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蹄魯何曰然黑牛也而白在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

尸子曰夫龍門魚之難太行牛之難以德報怨行之難者也

淮南子曰牛岐蹄而載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

田窜牛之鼻穿人也

又曰剥牛皮鞮以為鼓正三軍之衆然為牛計者不若服軛也

又曰載角者無上齒無角者高而免後牛羊後小

而免後牛羊後小有角者脂尾

又曰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游牝於牧

又曰取牛膳塗熱蚤則鳴矣

又曰城上視牛如羊如豕所居高也

又曰牛膳塗目笑知其誰注曰取八歲黃牛膳柱三寸者

又曰牛膳塗目笑知其誰注曰取八歲黃牛膳柱三寸者

文子曰語曰好牛不可除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

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不察也童白而憎黑睹丑而逆

苦能定名則萬事不亂也

下子曰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吾嘗有過否季智曰吾嘗飯

牛牛不食搏牛二下

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將車之秦秦穆公觀盖見百里奚飯牛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隨之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乃以為之師

張溫自喪曰昔百里奚賢秦貨官以養牛蹄上乘肉三寸公不信怒息後言之公又怒吏曰再怒其主罪當刖使守門公出禽息跪而請之曰夫養牛者願君勿忘也公乃問百里奚曰臣之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公視牛察之則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謝禽息曰所以不死者君未知客也今已知之矣乃觸門而死

抱朴子曰南方水牛無冬夏常臥水中

又曰智翕衙蘆以逆綱水牛結陣而却虎矣

說苑曰齊桓公出獵逐鹿入山谷中見一老父問曰此何谷曰愚公之谷曰何也曰畜牸牛子大賣之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旁人聞臣以為愚因以為谷也管子曰此臣之過也使吏在上皐陶為大理者安有取人駒子牛

論衡曰十圍之牛為牧豎所驅

又曰牡馬見雌牛不相合者畏類也

風俗通曰賣牛勿捏角令不售集按恐觸人人不敢取也

又曰秦昭王使李冰開成都兩江溉田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為婦水自以其女與神為婚徑至神祠勸農神酒柸但漉淡不耗冰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鬬於岸旁有頃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大極不當相助也南向要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剡殺北面者注神遂死焉

又曰下壯小犢跳梁弄角飲水數石生芻十束當風路夜至死不曲

博物志曰介葛盧聞牛鳴知生三犢盡為犧牲嵇叔夜以為無此者先儒妄說

又曰蜀牛不施繩右前曰排左側曰促而牛解人語

又曰九眞有神牛生谿上里時時共鬬即海沸茄昏或出

鬪岸上人家牛皆怖人或遮捕即霹靂號曰神牛

洞林記曰義興叔保得傷寒垂死令郭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厭之求不得璞為數之致即曰白牛從西來逢叔保大驚遂病差

語林曰宋岱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有一書生葛巾修刺詣岱曰君絶我輩無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絶而失明且死

郭子曰蒲奮字武秋高平人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窻有疏瓢寶器似陳奮有難色帝乃笑之奮曰臣猶吳牛見日月而喘

述異記曰牛之不角者為呼犝牛

金樓子曰東海中有牛剥其皮貫之潮水至則毛起潮去則毛弭

諸葛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腸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者於腹載多而行少則否宜可大用不可小使

杜預奏事曰臣前在南聞與魏與西北山有野牛野羊牛之大者二千斤羊之大者千數百斤

袁喬江賦曰吳時有錢約釣於牛渚獲一金鎖引之則金牛汎然而出約惧而實因以為名

束晳延遊賦曰乘露車以偃蹇駕蘭輦之疲牛連縱索以為鞦結斷縷而為鞦

今本圖志注少下脫則否二字類聚九十四引此亦脫按有此二字是也而能也言載多能行少則否故下文宜可大用云彼脫此二字則文義難通當據此補

通典漕運篇引作載多而行少宜住

白帖作載多而少行宜可大用云皆脫誤也再案王海漕運篇通鑑魏紀四胡注引亦與蜀志注同非御覽所引觀存則此文無從訂正二字雖微良可幸也

臧彦駃牛賦曰殊相允備名不虛假偉質魁梧骨奇形雅
竦若驚鹿駃若奔馬

據宋板舊抄本校　計六頁

前空三行

逸士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逃之巢父闢之而洗耳於
池濱樊堅字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恥
令牛飲其下流

關中記曰周元年老子之度關令尹喜先勑門吏曰昔有
老公從東來乘青牛薄紗車者勿聽過關其日果見老公
乘青牛車求度關吏入曰之喜曰諾道今來矣我見聖人
矣即帶印綬出迎設弟子之禮

楊泉物理論曰武帝拜少翁為文成歲餘無效應乃作帛

以飲牛陽言此牛有異應殺而視之得帛書武帝識其手
跡其言妖怪乃急窮竟其事事急而首服於是誅文成而
隱其事

地鏡圖曰舜氣之見為牛

雲氣占曰楯雲如牛北東之氣如牛

郭子橫洞冠記曰元封三年大秦獻花蹄牛高六尺尾繞
環角生四耳

又曰元封三年大秦獻牛善走多力使輦銅石以起望仙
宮迹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有花牛津

英雄記曰董卓少嘗遊羌中與豪帥相結後更歸耕於野
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乃殺耕牛與之共宴樂

皇甫謐高士傳曰民有牛暴管寧管寧為牽著涼處自
飲食還牛主主得牛大慙

先賢行狀曰王烈字彥光通識達人時國中有盜牛者牛
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復將改過子既已赦
宥幸無使王烈知之人有以告烈烈以布一端遺聞之年
中行路老人擔重有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之而去
問姓字不以告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
而去惧後人得之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即前擔人也
老父撮其袂曰子前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未
若子之仁者謂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
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使人推之乃昔人盜

牛人也

廣州先賢傳曰羅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隣家牛數入食其禾既不可逐又為斷芻多著牛家門中不令人知數如此牛主驚怪不知為誰陰廣求乃覺是威自後更相約率檢犢不敢復侵威田

玄中記曰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反牛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因已復割即愈也

又曰萬歲樹精為清牛漢桓嘗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人驚走太尉何公時為尉中將軍有勇走道牛見公走還何公以左手挽牛足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此青牛者萬年之木也

嵩高記云山有大松或千歲其精變為青牛

蜀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大便金蜀王以為然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道得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也

楊龍驤洛陽記曰石牛在城西石虎當衰石牛夜鳴聲聞三十里事秦虎虎遣人打落牛兩耳尾以鐵釘丁四脚今具存

劉道真錢塘記曰明聖湖有金牛嘗有見者神化莫測遂以名湖

涼州異物志曰有水牛育於河中

麟林異物志曰州宿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若德弓衛
護其犢與虎為讎

又曰周猶牛毛青大腹銳頭青尾其狀似豬

齊地記曰東萊牛名上嘗以五月每牛產乳每牛形似牛
而無角駢色虎聲爪牙亦如虎脚似鼉魚尾似鮎魚尾長
尺餘其皮甚軟可供百用牛見人奔入水以杖擊鼻則得
之史岑武昌郡說曰武昌牛尚故老相傳云有金牛出此
今半已崩破坑大數十丈牛因躍出踐崗邊石遺迹尚在

常璩華陽國志曰牛欲水者昔程鄭於此飲牛江為之竭
因以名

劉欣期交州記曰九眞居風山有夷人有一嫗向田見金
牛出食所得鼻鎖長丈餘後人往往見牛夜出光曜數十
里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蠻尾洲南有龍籠二洲二洲之間舊云
多異魚而投罟揮綱輒便挂絕有水客沉而視之見有石
牛二頭常為綱者絕焉

酈元注水經曰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
即滄河之上源也耆舊云山下本有百泉競發有一神牛
駭身自山而降飲泉竭故山得其名

裴氏廣州記曰有石牛每旱殺牛以血和泥光石牛輦既
旱則雨洗牛背尾盡方止

顧微廣州記曰陽縣里民有一兒年十五六牧牛牛忽舐

此兒隨所詆處肉淨白而甚快遂聽牛日日詆之兒俄而病死其家葬兒殺此牛以供賓客凡食此牛肉者男女二十餘人悉變爲虎

法眞登羅山跖曰增城縣南有烈青洲洲南又有牛潭漁人見金牛常與水盤石上義熙中縣民張安釣此潭於石上躡得金鐶大如指長數十尋尋之不已俄有物從水中引之力不能禁以刀扣斷唯得數尺遂致富後義與周靈分亦好釣嘗見此牛寢伏石上旁有金鎖往掩之得二丈許遂以理雄爲江南都尉

祖台之志怪曰荀晞爲兗州鎮去京師五百里有貢晞珍異食者欲貽都邑親貴廬經信宿之間不復鮮美募有牛能日行數百里者當厚賞之有人進一牛云此一日行千里晞乃命其丁車善馭書疏發遣旦發日中到京師取答書還至一更始竟使達晞以其駿快觀之亦無靈唯奴筋如小竹大自頭挾脊著肉裹故非不覺也

又曰陶太尉微時喪葬家貧親自營作塼有一斑牸牛傳以載致忽然失去便自尋覓忽於道中逢一老翁問云君於何所覓太尉具答更舉手指云向於山崗上有一牛眠山圻中必是君牛此牛所眠處便好作墓安墳當之致極貴小腹不當位極人臣世爲方岳又指一石此山亦好但不知尚耳亦當世出刺史也言訖便不復見太尉墓之

皆如其言

劉敬叔異苑曰余以義熙十三年為長沙景王驃騎參軍在西州得一黃牛時將貨之便晝夜銜草不食淹淚瘦瘠又曰卽墨有古冢或發之有金牛塞挺門不可移動犯之則吼也

異物志曰合浦牛如橐駝案項上有特骨大如覆斗足犍疾其行如馬日三百里

列仙傳曰陽都女者市上酤酒家女也而眉連耳細而長衆以為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桃一宿而反

郭季產集異記曰兗州人船行忽見水上有浮鎖牽取得數十許丈乃得一白牛與常牛無異而形甚光絆可愛人知是神物乃放之牛於是入水鎖亦隨去

于寶搜神記曰晉大興元年武陽太守王諒牛坐子一頭八足兩尾而共一腹

又曰武都故道有怒特祠上坐梓樹焉秦文公二十七年使人伐之梓創隨合經日不斷文公乃益發卒持斧者至四十人猶不斷士疲還息其一人傷足不能臥梓下聞鬼相與言勞乎攻戰其一人曰何去足為勞又曰秦公必將不休如之何荅曰秦公其如子何又曰赭苓灰釜子如之何默然無言臥者以告於是令上皆衣赭隨斫創釜以灰梓斷化為牛使騎擊之不勝或墮地髮髻解被髮牛畏乃入

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頭騎

劉義慶幽明録曰巴丘縣金崗以上世里名黄金瀨古有釣於潭獲一金鎖引之滿一船金牛出聲貌奔壯奮躍還潭鎖又乃盡釣人力所得數尺故潭瀨取名

又曰桓玄時牛大疫有一人食死牛肉因得病亡復生云初死時見一人執籙將至天上有一貴人問云此人何罪對曰此人坐食疫死牛肉因得病亡貴人云令須牛以轉輸肉以充百姓何故復殺之催遣還

又曰桓玄在南郡國第居時出詣殿荆州於鵲穴逢一老公駈青牛形色環異桓即以所乘馬易牛乘至零綾馱非常因忽駕飲牛牛逕入水不出桓遣人詣守經日記跡也

又曰元嘉中益州刺史吉翰遷為南徐州先於蜀中載青牛下常自乘桓於目前養視翰遘疾多日牛亦不肯食及亡牛流涕滂沱吉氏喪未還都先遣駈牛向宅牛不肯行知其異即待喪喪既下船便隨去

又曰桓冲鎮江陵正會夕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甚久目中泣下都督呪之曰汝若能向我跪者當啓活也牛應聲而拜衆甚異之都督復謂曰汝若須活遍拜衆人者真往牛涕殞如雨遂拜不止值冲醉不得啓遂殺牛冲醉止得啓冲聞之歎息都督痛加鞭罰

又曰護軍瑯琊王華有一牛甚快常乘之齒已長華後憂牛語之曰衰老不復堪苦載載二人尚可過此必死華謂

遐爾夢與三人同載還府此牛果死

神仙傳曰吳有徐隨居毋徒在玆過隨門不有宿客居六七欺玆云徐公不在玆去客皆見牛在楊樞杪車轂中皆生荆木長一二丈客惧入報隨隨曰此左公也遣追之客乃遂慈叩頭陳謝客還見牛故在弋轂中亦無復荆木也

郭養恭廣志曰鎮牛似鹿又似牛肉美皮温常處滇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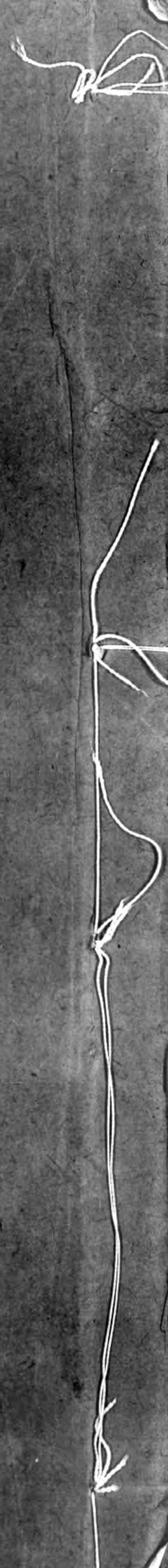
宣驗記云天竺有僧養一牸牛曰得三升乳有一人乞乳牛曰我前身為奴偷法食今生以乳饋之所給有限不可分外得也

嶺表録異曰自瓊至報多溪澗澗中有石鱗次水流其間或相云三二尺近似天設可躡之而過或有乘牛逼老上皆促歛四蹄跳躍而過或失則隨流而下見者皆以為笑好哭

彼人呰曰跳石牛骨碌好笑

又曰瓊州不產驢馬人多騎黄牛亦備以鞍鞚加之銜勒可騎者即自小習其步驟亦甚有穩快者

前空一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

據宋板舊抄本校　計七頁